

毛澤東評點

《智囊》

第三分冊

明智部知微卷五

聖無死地、賢無敗局、縫禍于湫迎、祥于獨波、昏是
違、伏機自觸、集知微、

○箕子

紂初立、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不盛以土
簋、將作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
舍于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
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
故吾畏其卒也、未幾造鹿臺、爲瓊室玉門、狗馬奇物

充牣其中、酒池肉林、宮中九市、而百姓皆叛、

○殷長者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及期弗至、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義不非其主、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周公太公

太公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族速也也、曰、吾簡

其君臣禮從其俗伯禽至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尚親太公曰後寢弱矣

二公能斷齊魯之敝于數百年之後而不能預爲之維非不欲維也治道可爲者止此爾雖帝王之法固未有久而不敝者也敝則更之亦俟乎後之

人而已。故孔子有變齊變魯之說。陸葵曰：使夫子之志行，則姬呂之言不驗。夫使孔子果行其志，亦不過變今之齊魯爲昔之齊魯，未必有加于二公也。二公之孫子，苟能日儆懼于二公之言，又豈俟孔子出而始議變乎？

○何曾

何曾字穎考，常侍武帝宴，退語諸子曰：主上創業垂統，而吾每宴，乃未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後嗣其殆乎？及身而已，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

諸孫曰、此輩必及于亂。及綏被誅于東海王越嵩哭
曰、吾祖其大聖乎。嵩、綏皆邵子
魯之孫也。

○孔子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于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
于府、子貢贖魯人于諸侯、而讓其金。孔子曰、賜失之
矣。自今以往、魯人不復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于行、
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
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多拯溺者矣。

○管仲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矣將何以教寡人
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
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耶對曰人之
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豎
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
其身也其身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常之巫審于
死生能去苛病猶尚可疑耶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
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
爲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

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恐、又何有于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于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所、謂、無、不、爲、也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公求飲不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聞亂、慨然嘆、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

昔吳起殺妻求將、魯人譖之、樂羊伐中山對使者

食其子、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夫能爲不近人情之事者、其中正不可測也。天順中、都指揮馬良有寵、良妻亡、上每慰問、適數日不出、上問及左右以新娶對、上喞然曰、此厮夫婦之道尚薄而能事我耶、杖而踈之。宣德中、金吾衛指揮傅廣自宮、請効用內廷、上曰、此人已三品、更欲何爲、自殘希進、下法司問罪、噫、此亦聖人之遠見也。

○○伐衛 伐莒

齊桓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

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問故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色動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公怪之以問管仲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嘻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儼者延而進

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邪？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曰伐莒？對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綴經之色；勃然充滿者，兵革之色。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意小諸侯之未服者，唯莒，故言之。

桓公一舉一動，小臣婦女皆能窺之。殆天下之淺。

人與是故管子亦以淺輔之。

○智過

絺疵

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
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孟談于
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
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必不欺也子勿出子只智過出
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
今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
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

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蔑。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于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

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
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
擒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按綱目智果更姓在智宣子立瑤爲後之時謂瑤
多才而不仁必滅智宗其知更早

智伯行水魏桓子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
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
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
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

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蠢人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遊說。使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疾趨。知臣得其情故也。

○諸葛亮

有客至昭烈所談論甚愜諸葛忽入客遂起如廁備對亮嫖客亮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盼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急追之已越墻遁矣

○梅衡湘

少司馬梅公衡湘

各國禎麻城人

摠督三鎮虜酋忽以鐵數

鎰來獻曰此沙漠新產也公意必無此事彼幸我弛鐵禁耳乃慰而遣之卽以其鐵鑄一劍鑄云某年月某王贈鐵因檄告諸邊虜中已產鐵矣不必市釜其後虜缺釜來言舊例公曰汝國既有鐵可自治也虜

使譁言無有。公乃出劔示之。虜使叩頭服罪。自是不敢欺公一言。

按公撫雲中。值虜王欵塞。以靜鎮之。遇華人盜夷物者。寘之法。夷人于賞額外。求增一絲一粒。亦不得也。公一日大山獵。盛張旗幟。令諸將盡甲而從。校射大漠。縣令以非時妨稼。心怪之。而不敢言。後數日。獲虜諜云。虜欲入犯。聞有備中止。令乃歎服。公之心計。非人所及。

○魏先生